

晚唐以来的三教合一思潮及其现代意义

陈 兵

(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,成都 610064)

摘要:晚唐以来,三教合一,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。此三教合一,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多元文化并存中三教融合成为大趋势,二是从和谐三家关系的角度提倡三教一家,三是从思想的旨归强调三教归一、三教一致。三教合一思想提供了现代处理多元文化关系、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的经验与借鉴。

关键词:三教合一;多元文化;和谐

中图分类号:B929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7)04-0038-08

自后汉佛教传入、道教创立以来,儒、佛、道三家,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,国人将三家都看作一种社会教化体系,称为“三教”。三教鼎立,以儒为主,“三元共轭”,是此后近两千年中国文化的的基本结构。三教共生互动,难免互相影响,互相渗透,也不无矛盾和斗争。尤其是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之间,自南北朝初期至南宋末,曾进行过多次争论,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“三武一宗”灭法及宋徽宗崇道抑佛事件^①,大都以佛、道斗争为背景。儒家与佛教之间也有论战。

从三教鼎立、发生三教矛盾以来,便有以调和三教关系为实质的三教合一论出现,如东晋慧远,南北朝周顓、孙绰、张融、顾欢、陶宏景,唐王通等,或提倡佛道不二,或说儒佛一致,或谓三教归一。其所谓三教归一,主要就三教“导民向善”的社会作用终归一致,主张三教共存。与佛教入华大略同时成立的道教,禀承先秦道家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,对佛教多所吸收融会。佛教也尽量顺应、和合中国本土的儒、道二家之学。东晋高僧慧远送来访的儒士陶渊明、道士陆修静,不觉破例过了所居庐山东林寺外的虎溪桥,相与大笑,留下“虎溪三笑”的佳话,这一表示三教和合的典故,成为后来中国画的重要题材,出现了

许多“虎溪三笑图”名作^②。梁著名道士陶宏景佛、道双归,临终遗命道冠道服外加佛僧袈裟。被视为弥勒菩萨化身的傅大士(傅翕),一次见梁武帝时身着道冠、儒履、佛袈裟,成为三教合一的典范。

晚唐以来,三教融合,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,三教一家、三教归一,成为被社会人士普遍接受的观念。三教中力量最弱的道教,尤力倡三教合一,表现出一种三教合一的风格。此所谓三教合一,大略有三个方面的含义:一、多元文化互相影响中三教融合成为大势所趋;二、从相互关系的和谐提倡三教一家;三、从理论的旨归大讲三教归一、三教一致。

一 多元文化互相影响中三教融合的趋势

多元文化同生共处于同一社会环境,势必相互影响,乃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。不过这种影响,有主动吸收他家之长与被动接受影响之别。长期作为中国本土文化主干的儒家,出于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念,自汉代以来长期固守古圣先贤之学,受佛、道二家的影响甚小。这使儒家之学逐渐僵化,面对不断发展的佛、道二氏之学,显得相形见绌。从南北朝到中唐,中国思想哲学史的主流,是佛、道二家,儒学衰微不振,学说停滞不前,没有巨大影响的哲人出世。但从晚唐开始,儒家人士受佛、

收稿日期:2007-01-26

作者简介:陈兵(1945—),男,教授,研究方向为佛教。

道二教的刺激推动,开始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之上,大幅度地吸收佛、道二氏之说,掀起复兴儒学运动,从而产生出宋明新儒学——程朱道学与陆王心学。道教界更是大力吸收佛教及儒学,产生出全真道、净明道等禅化、儒化的宋元新道教。

晚唐以来三教融合运动的推动者,主要是充分华化的佛教禅宗。此宗以中国文化特有的智慧,以一简而灵的“明心见性”之道,浓缩了印度大小乘佛学的精华,以活泼的方式、通俗的语言予以表达,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,自中唐以来风靡中国社会,予儒、道二家以巨大影响。儒士中学禅、说禅蔚成风气。唐李翱学禅于药山惟俨禅师,著《复性书》取禅宗心性论阐释儒学心性说,开理学先河。周敦颐曾受寿涯禅师“一物先天地”之偈,并与了元、常总等禅师交厚,自称其妙心得之于黄龙慧南禅师^③。周敦颐还得道教钟离权、陈抟所传用于修炼内丹的“太极图”,取此图宇宙论,奠定了理学宇宙观的基础。其“无欲”、“主静”的修养说也明显受惠于禅宗、道教。邵雍也得道教太极图,其先天象数学说深受内丹学影响。朱熹青年时代即热衷禅宗,赶考时其篋中唯有一卷《大慧宗杲禅师语录》。他又一生向往道教内丹术,曾化名“崆峒山道士邹沂”撰道教丹书《周易参同契》之《考异》。其“物物各一太极”的哲学观,与其说有取于道教太极图,不如说主要受佛教华严宗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及禅宗“一月遍印一切水,一切水月一月摄”之喻的启发。陆九渊、王阳明的心学,则主要吸收禅宗而建立。太虚《论王阳明》谓王氏“故向禅宗悟得,却向儒中行取也”^{[1]22册,448}。惟儒士出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,多视释老为“方外”,对佛教“阴附阳挤”,不无门庭之见和文化专制主义之嫌。

佛、道尤其佛教对儒学的影响,一直延及现当代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说:

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,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。^{[2]99}

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章太炎等,皆归心佛学,融合佛儒,谭嗣同的《仁学》尤为儒佛合一之作。新儒学大师如熊十力、梁漱溟、马一浮、冯友兰、牟宗三、唐君毅等,莫不出入于儒释道三教间。中国现代最成体系的哲学家熊十力,将禅宗、唯识与儒家大易熔于一炉,创建起具有浓厚佛禅气息的新儒学,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大的里程碑。牟宗三之学

更广摄西哲,熔铸三教,精深博大。

至于宋元新道教,从教义到教制,更是大幅度地吸收、模仿禅宗。宋元内丹派一般都将其丹法传承上溯于吕洞宾,佛、道两家文献如《佛祖统纪》等记载吕洞宾曾参见鄂州黄龙山晦机禅师,被折服,其诗歌中可见受禅宗影响,开宋元道教内丹“性命双修”亦即道、禅双修之端绪。北宋金丹派南宗之祖张伯端的丹法即先修命后修性,在修性时参合禅宗,其名著《悟真篇》讲传统道教内丹,外篇为《禅宗诗偈》,有诗称当时云门宗禅师雪窦重显为“吾师”。金初涌现的全真道,所受禅宗影响更多,其教义以追求佛教式的精神解脱、法身不死为宗,以“本来真性”为金丹,修行先性后命,亦即先用类似禅宗的方法澄心遣欲,求识心见性,后用传统内丹方法修炼精气。其出家、云游及宫观创制、清规戒律等,皆效仿禅宗。正如王世贞《跋王重阳碑》所评:全真道祖王重阳之说“似禅而稍粗”。符乘篆派道教正一道、神霄派、清微派等,也都讲性命双修,融摄内丹,吸收禅宗、理学。元代新出的净明道,更多融会理学,以神圣化的广义“忠孝”为修炼成仙之道。

在三教融合潮流中的儒释道三家,尤其是本土传统的儒、道二家,已皆非其原样,而为三家融合的产物,新儒学为禅、道化的儒学,新道教为禅化、儒化的道教。儒、道两家,皆被高度发展的佛学特别是禅宗所推动、所升华,诚如中国现代佛教革命运动领袖太虚《中国近代之民族生活》一文所言:

然终以佛法的理论深广,及方便迁就,且产生了“直指人心见性成佛”的禅宗,应用诗歌俗语及疑问反究,以普遍深入一般士夫及齐民之心坎,于是宋朝以后的思想界,遂皆以禅宗为共通之底质,分儒、释、道三教的门户于其上。宋朝以来的佛教各宗派,固无不以禅宗为核心;即宋朝以来为教育、政治、伦理中心的儒教理学,及主张性命双修的道家,亦无不以禅宗为基本。^{[1]24册,146}

其《论宋明儒学》一文称宋明以来佛、儒、道三教“已潜藏此不可说之禅宗为共通之根底,故国民之普遍心理上,每易有三教同源之思想”。但士大夫易于三教同源上守儒家态度,无识男女则多守道家态度,“彻里彻表为禅宗之宗、佛教之教者,卒惟极少数之人也”^{[1]24册,422}。

在三教中,佛教本身的内容从表面看来似乎很

少吸收儒、道之学,基本保持其理论上的独立性,但佛教人士亦不无融摄和合三教特别是和合儒学者。如北宋影响颇大的寿涯禅师偈:“有物先天地,无形本寂寥,能为万物主,不逐四时凋。”虽然讲心性,却又有明显的道家思想气味。北宋著名禅师东林常总,以和合佛、儒心性论著称。北宋天台宗山外派名僧孤山智圆,自号“中庸子”,通周、孔、荀、孟、扬雄、王通之书,常谓儒、释其言虽异,其理相通,主张“修身以儒,治心以释”。南宋白云宗主清觉《正行集》谓“三教之说,其义一同”。明末四大高僧中,憨山、满益皆融通三教,憨山著有《中庸直解》、《道德经注》、《庄子内篇注》,满益常以禅释儒,自称“虽为释子,喜研孔颜心法示人”,著有《周易禅解》、《四书满益解》诠释儒学。近现代著名净土宗高僧印光大师,常以儒家敦伦尽分之旨教人,取理学的“诚敬”为念佛诀要。即批评此举的太虚大师,亦常引证儒、道之言,他为汉藏教院所制院训有《俭勤诚公》,力倡取自理学的“诚”。可以说,晚唐以来的中国佛教,也包含了不少儒、道的思想内容,至于其在表达方式、入世精神等方面实质上的儒化,已成学界常谈。

三教融合的又一结果,是形成了一些融合三教于一炉的新兴宗教,初期全真道之外,明代三一教可为代表。明嘉靖年间,福建莆田秀才林兆恩创立“三教堂”,原本为一士人学术团体,后演变为宗教,名“三一教”,又名“夏教”。林兆恩著述不少,大略以儒为立本之道,以道教为入门向导,以佛教为极则,人称“林三教”。黄宗羲谓其“从二氏游,得其大旨,遂倡为合一之说,挽二氏以归儒而婚娶之”^{[3]卷九.1}。明清以来出现多种民间宗教,其教义大多也以混杂三教之说为特点,以“一贯道”为最典型。

二 从相互关系的和谐强调三教一家

三教一家,具有调和三教关系、主张三教地位平等,及认为三教教化目标一致的意味。这一口号主要由宋金之际的全真道等道教人士所高唱。金大定八年(1168),全真道祖王重阳在山东文登、查山等地建“三教金莲会”、“三教三光会”、“三教玉华会”、“三教平等会”、“三教七宝会”等道教教团,皆以“三教”为旗帜,不独树道教一帜。其接引初机,劝读佛教《般若心经》,道教《道德经》、《清净经》,儒家《孝经》,不独尊道教经典。其所著《金关玉锁

诀》谓“太上为祖,释迦为宗”,不独尊道教教主。又说:

三教者如鼎三足,身同归一,无二无三,三教者不离真道也。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。^{[4]43册,585-586}

《重阳全真集》卷一有诗云:“释道从来是一家,两般形貌理无差。”^{[4]414}又云:“儒门释户道相通,三教从来一祖风。”^{[4]417}当时人刘祖谦《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》称王重阳“不主一相,不拘一教”^{[5]43册,123}。其徒邱处机《磻溪集》卷一诗谓:“儒释道源三教祖,由来千圣古今同。”^{[6]43册,608}刘处玄《仙乐集》卷三谓:“三教归一,弗论道禅。”^{[7]43册,24}金末全真道士王丹桂《草堂集·咏三教》谓:“(三教)同一体,谁高谁下?谁后谁先?”^{[8]43册,89}

全真道还努力做出三教一家、三教和同的实际行动。王重阳广交儒士僧徒,遇佛言佛,遇儒言儒。其徒马丹阳有诗劝僧、道和同,勿相诽谤。《丹阳真人语录》说他在东牟道上行,遇往来僧道,必先致拜。三教合一、三教一家,为全真道的基本风格,被强调为其教义的重要内容,清代托名吕洞宾的《孚佑上帝三宝心灯》甚至说:

若皈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,便是异端邪说。^{[9]卷6.91}

道教的其它派别,也都讲三教一家。道教之外,佛、儒二家人士也不乏高唱三教一家者。如北宋著名僧侣赞宁《三教总论》说:

三教是一家之物,万乘是一家之君。^{[10]48册,1054下}

北宋名儒宋太初谓儒家:“《礼》之‘中庸’、伯阳之‘自然’、释氏之‘无为’,其归一也。”^{[11]9423}晁迥“贯三道为一”。苏辙以佛解释老庄,作《传灯录解》和会三教之学。

但一般说来,儒门人士多以正统自居,排贬释老为方外,宋明理学家率多辟佛。佛教人士虽然也讲三教一家,一般只是在三教引人向善的社会教化功能之一致上讲,并不认为三教平等、无高低之别,将儒、道皆判为世间善法,仅仅相当于佛法五乘中的下二乘——人乘、天乘法,而佛法独擅出世间法,故最为究竟。佛门中自汉魏以来即有孔子为儒童菩萨化现、老子为摩诃迦叶化现之说,五代永明延寿禅师《万善同归集》卷下称“儒、道先宗,皆是菩萨,示劣扬化,同赞佛乘”^{[12]48册,998上}。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

莲池,在其《正讹集·三教一家》中评论当时甚为流行的三教一家说云:

三教则诚一家也矣,一家之中,宁无长幼尊卑亲疏耶?佛明空劫以前,最长也,而儒、道言其近;佛者天中天、圣中圣,最尊,而儒、道位在凡;佛证一切众生本来自己,最亲也,而儒、道事乎外。是知理无二致,而深浅历然,深浅虽殊,而同归一理。^{[13]3841}

莲池同意的三教一家,是三教皆为中国文化大家族的成员,共同承担着教化民众的职能,但不是完全平等没有分别,提倡三教一家而漫无分别,乃讹。三家学说有深浅之差,只有佛洞彻宇宙实相、究竟众生本性,地位最尊,如大家庭中辈分最高的长者。三家的区别不是真伪之辨,而是内外、深浅之分,因为都指向同一目标,故曰“理无二致”。三家之中,当然以由来居统治地位的儒家在社会教化方面最为重要。自宋理宗着意推崇理学以来,适应不断强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需要,儒学的地位呈不断上升之势,迫使佛、道二教人士不得不尽量和会儒学。佛教人士则自觉将佛教定位在儒学所无法承担的出世间、了生死的宗教职能方面,如莲池《竹窗二笔·儒佛配合》说:

儒佛二教圣人,其设化各有所主,固不必歧而二之,亦不必强而合之。何也?儒主治世,佛主出世。治世,则自应如《大学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足矣,而过于高深,则纲常伦理不成安立。出世,则自应穷高极深,方成解脱,而于家国天下不无稍疏。盖理势自然,无足怪者。^{[13]3877}

严格而言,佛教的内容虽然以解决出世间了生死的宗教问题为核心,但也不能说只在出世一方面,佛法本来包括世间法。不过中国佛教的地位早已被社会定位于出世间,这自是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缘所决定,佛教大师们只好承认这一分工。只管出世,难免有忽视世俗的倾向,给了儒家攻击佛教“消极避世”的口实,对于这一点,莲池用分工不同、各有侧重的方法,对儒家之言较浅、佛教偏重出世各给以合理性的解释。

对于儒者之辟佛,金居士李纯甫,明宋濂、姚广孝等,皆专门撰文批驳。莲池在《竹窗三笔·儒者辟佛》中,指出儒者分三等:一诚实之儒,如程朱等,只是因为儒学以伦理纲常为主,所务在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为世间正道,对与其

不相合的出世间佛法起谤,无怪其然。二偏僻之儒,秉性狂高,依先人之见,诋毁佛法,张无尽所谓“闻佛似寇仇,见僧如蛇蝎”者是也。三超脱之儒,识精理明,不唯不辟佛,且深信力行。此类儒者,常被一些偏僻之儒斥为“背本”。在《竹窗二笔·儒佛交非》中,莲池劝解儒者说:“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”,因为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劝化人改恶行善,能够起到王法所难以起到的巨大威慑、教化作用,从这种社会功能着眼,不应毁谤佛教。而儒家对佛教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,儒者批评佛教的缺陷,政府对佛教进行管理而不令僧团无限度膨胀,对佛教来讲未必是坏事。世间、出世二法互相维持,而门庭各别,儒与佛各管其事,应共存共荣。

佛、道二家高唱三教一家,其目的在于通过强调三教地位平等、提倡三教团结,避免他家的排击,营造适合于自家的生存环境。受正统思想儒家排击的佛、道二教,尤其是实际上地位较低、力量最弱的道教,更须防范儒家、佛教之攻击,有利于三教关系的和谐,故三教一家口号喊得最为响亮。这也是诱人信其教的手段。元刘谧《三教平心论》卷上站在佛教的立场说:

谓佛教与道教同,则庶不启道教之争,谓三教可合而为一,则若儒若道,皆可诱而进之于佛。^{[14]52册,784上}

道教讲三教一家、道与儒佛一致,当然更是如此。

三教一家口号,也符合统治者平衡社会矛盾的需要。儒、释、道三家,源远流长,各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,各有各的特长和用处,自汉末以来逐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儒家一直作为统治思想的轴心,佛、道两家与儒相辅相成,组成中国封建社会三元共轭的文化结构,动摇儒佛道三元一体文化结构之稳定性,对三教、对社会的稳定,必然不利。故历代皇帝如宋孝宗、明太祖等都曾论述三教一家。宋孝宗“以儒治世,以佛治心,以道治身”之言,对三教的功能作了官方界定。明清以来的中国画中还有一种将佛、老、孔子画成一个人的作品,以表示三教合一。明宪宗朱见深的“一团和气图”,为此类画中的精品,形象地表达了统治者对三教一家需要。三教既缺一不可,教化目标一致,故应和谐相处。这种看法,成为晚唐以来大多数社会人士的共识。

三 从理论的旨归讲三教归一、合会三教

晚唐以来的三教合一思想的一大特点,是认为儒释道三教的理论旨归实际上一致,故曰“归一”。归一,又有参合三教、融三家之学于一炉的意味。张伯端《悟真篇序》以汉魏伯阳参合《周易》撰丹书《参同契》,唐南阳慧忠国师于语录首卷引证老庄,为三教归一论的先例。三教之中,以全真道讲三教归一、和合三教最为高调。在论述心性、内丹等重要问题时,全真道往往和合三家之学,引证儒释之言。如王重阳《金关玉锁诀》引证佛教《般若心经》讲内丹;《重阳授丹阳二十四诀》引证孔子仁义礼智信及佛教《金刚经》无净三昧;李道纯《三天易髓》引丹书解释《心经》,引《心经》解释道教《阴符经》,明言:“引儒释之理证道,使学者知三教本一。”萧廷芝《金丹大成集》卷首引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及理学家张栻之言论内丹之理。

三教归一之“一”,亦即三教学说的一致点,道教有几种说法,如金丹派南宗四祖白玉蟾《平江鹤会升堂》中,将孔子之教概括为一个“诚”字,将释氏之教概括为一个“定”字,将老氏之教概括为“清静”二字,以禅师的口气总结说:

毕竟三教是同是别?不知说个何年事,直至而今笑不休!^{[15]55册,685}

李道纯《中和集》把三教的一致点归结为一个“中”字,中,即《礼记》“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”的“中”。又把三教一致点归结为道教的“虚”字,谓“为仙为佛与为儒,三教单传一个虚”。虚,乃不可说、不可知见之意,是对道教哲学的最高范畴“道”的表述。周无所著《金丹直指》以“中”字为内丹修炼中“玄关一窍”的诀要,为三教共同一致之点。清末所出道书《心传韵语》将儒学要旨概括于一个“中”字,将佛学要旨概括为一个“空”字,将道教要旨概括为一个“一”字。认为寻流则有儒释道三教之异,溯其源则“第曰道而已”。

对三教归一之“一”,最普遍的说法是心性,这确是晚唐以来三教学说共同的核心。道教界一般都认为三教所言心性皆一,此心性即是道,三教关于心性之说,源出三家圣人体道之心,此心别无二致,故曰一。“天下无二道,圣人无两心”,成为晚唐以来道书中的常谈,如白玉蟾《玄关显密论》说圣人以无心之心契虚无之道,此心即是道,道即是心,此心即是金丹,即是三教共同之源。

《性命圭旨全集》元集说:“儒曰存心养性,道曰

修心炼性,释曰明心见性,心性者本体也”,指归皆在心性,乃三教之道的本源。道教说“得一万事毕”,孔子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禅宗说“万法归一”,三家所得、所贯、所归之“一”,即是心性^{[16]3}。《中和集》卷四谓理学之太极、佛教之“圆觉”、道教之“金丹”,名虽三而体是一,皆指同一真性,亦即人一念不生之际的“本来一灵”。同书卷一云:

释云“如如不动,了了常知”;《易系》云“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”;丹书云“身心不动,以后复有无极真机”,言太极之妙本也。是知三教所尚者静定也,周子所谓主于静者是也。盖人心静定未感物时湛然天理,即太极之妙也。^{[17]7册,190}

这种说法,在社会上颇为流传,成为许多社会人士的共识,尤被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所认同。佛教高僧中也不乏持此说者,如北宋名禅师东林常总说孟子所言性善即佛教之白净无垢阿摩罗识;天台宗名僧孤山智圆说佛所言心性即是《易传》“无思无为”之义;元释普度集《庐山莲宗宝鉴》谓佛教所言真如本性即孔子所言天理、大易所谓太极,“名虽有异,其实同一真如本性也”^{[18]47册,344下}。

宋代以来的道教界,合一佛法与道教,尤成风气。极端者如赵友钦撰《仙佛合宗》以佛释内丹、以内丹解佛,其徒陈致虚《金丹大要》以摩尼、仁义、金丹为一物,以踵息、世音、中和为一义,被王世贞指责为“妄引儒释”^④。明末全真道龙门派内丹家伍守阳,讲内丹时处处和会、引证佛教。清代由佛归道的柳华阳继承其说,以内丹释佛法著称。合一佛、道心性论,为内丹“伍柳派”的显著风格。

在佛教界,也颇有人持三教同源一致说,如明楚山绍琦禅师示蕲州荆王说:

原夫三教圣人,所设门庭虽异,究竟指归,理则一也。^{[19]卷2,26}

三教圣人门庭施設虽有治世、出世之不同,究竟指归并无二致,“无非使人极于是理而后已也”。这三教共同之理,即是佛在《法华经》中所说“一大事因缘”,乃自心全体,“所言大者即心之全体也,事者即心之妙用也”^{[19]卷2,26}。此心,乃天地万物所依的体性,即是三教所言的“一”,他举三教经典之言以证明:佛教(禅宗)云:“万法归一”。道家云: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人得一以真,万物得一以遂生成。”邵康节诗云:“天向一中分造化,人从心上起经

论。”儒典云：“一本万殊，万殊一本”。又云：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三教所谓“一”，他认为都指心性而言^[19]卷2,24-27。

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真可有云：

此片心光，在《大学》即谓之明德，在《中庸》即谓之天命，在《论语》即谓之仁、谓之孝、为在政……此心，孟子用之祖述周孔，集义成浩，此气在《春秋》则折中是非，在周易为太极、为八卦……此乐在《法华》谓之实相，在《华严》谓之四法界，在《楞严经》谓之大定，在《圆觉》谓之大光明藏，在般若谓之文字、谓之观照、亦谓之实相，在悟谓之禅，在制谓之律，在辩谓之论。^[20]356

说三教之学皆同源于一“一片心光”亦即心性，其义趣终归一致。

清燕京小杨山沙门祖源超溟著《万法归心录》卷上“儒释论理”谓：“释教见性，道家养性，儒门尽性。入门虽殊，归源无二”；“三教示徒，其理无二”。

但佛门中对这种笼统合一三教、合一佛道儒心性论的说法，一般并不满意。元代禅师明本、明释传灯、憨山、莲池、元贤，近人杨仁山居士等，皆曾论析儒佛心性说之不同。如莲池《竹窗随笔·儒释和会》中，肯定和会禅宗与儒典有“引进诸浅识者不复以儒谤佛”之功，“其意固美矣”，又“据粗言细语皆第一义”的佛法圆融之旨，也可以说得过去，“若按文析理，穷深极微，则翻成戏论，已入门者又不可不知也”^[13]3633。其《正论集·三教同说一字》批驳谓释言“万法归一”、道言“抱元守一”、儒言“一以贯之”皆“通一无别”之见云：

夫不守万而惟守一，以吾一而贯彼万，是万与一犹二也。万法归一，止有一，更无万，是万与一不二也。又二教止说一，今更说一归何处，是二教以一为极，而佛又超乎一之外也。^[13]4107

指出《老子》所谓“守一”、孔子所谓“吾道一以贯之”之“一”，是将万有与一（道）割裂为二，佛教（禅宗人）常说“万法归一”之“一”（指真如），是与万法不二的绝对一如，而且禅师们说“万法归一”，还有下句“一归何处”，并不以“一”为真如、心性，而是教人由参“一归何处”，打破疑团，于“名言道断，心行处灭”之际，亲证本来不可言说、超越一与二等意识分别的本来心性。儒、道二家则以“一”为终极实在，不出意识分别境界，佛家则超越“一”，超越二

元化立场及一切意识分别。故三家之“一”，决非一事。《竹窗三笔·中庸性道教义》对宋大慧宗杲禅师以《中庸》性、道、教配佛教之法、报、化三身之说进行了分析，指出若细究之，则此说不过是“一时比拟之权辞，非万世不易之定论也。作实法会则不可”^[13]3959。

道教内丹学著作如张伯端《青华秘文》中，曾论述儒佛道三家所言“性”的区别：儒学教人非礼勿视听言动，以礼为防，以喜怒哀乐为妄心，以忠恕慈顺恭敬谨为真心；内丹所谓真心则与此不同：

以真心并为妄心，混然返其初而原其始，却就无妄心中生一真念，奋天地有为而终则至于无为也。^[21]7册,28

内丹所谓的真心，是指由“忘心”而达到的恍惚杳冥、觉身心世界有如虚空的体验，乃无念的先天元神，要从此真心生“真念”炼化精气，在内丹学看来，儒家所言真心犹属妄心，非本来真性。至于佛教禅宗所言心性，与内丹又有不同：

若释氏之所谓真心，则又异焉：放下六情，了无一念，性地廓然，真元自见。一见之顷，往来自在。盖静之极，至于极之极，故见太极。则须用一言半句之间，如死一场再生相似，然后可以造化至机而为不生不死之根本，岂易窥其门户耶！^[21]7册,18

认为佛教之真心又深彻于道教。此言虽用道教的语言表述，而颇客观，被佛教中人所认同。佛教《佛祖统纪》一书即言张伯端通佛性。明莲池称赞张伯端“论性命极分晓”，“灼有见处”^⑤。

至于儒者，多不说三教心性论一致，对儒、佛心性论尤多分判。理学家一般认为佛教的心性说只落在空处、静处，没有儒家心性所指的仁义礼智等善性，犹如一渊水，释氏只见得水，儒家则见得水中有鱼虾。这主要是因为儒者多数读佛经不多，间或有读佛经多的，又不得读经之门径，故其关于儒佛心性的评论实不足以服人，乃至儒门中如游酢、叶适等人均对理学家儒佛心性之评判颇不以为然。

四 三教合一说的现代意义

三教合一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，适应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思潮，其旨归在于和谐三教关系从而和谐整个社会秩序。自三教合一说流行并被统治者“钦定”以来，中国三教关系一直相当融洽，很少出现宗

教斗争,这对超稳定的封建社会得以延续千年之久,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三教合一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先例,在今天这个文化更为多元的时代,具有现实意义。

西方未来学家、星象学家们曾经预言:21世纪将结束以往的对抗和战争,走向一个以和平、发展、生态为主题的“宝瓶座”新纪元。这反映了人们对苦难的过去之反省和对美好未来的期望,应该说是人心所向,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。但从目前情况看,这一美好新世纪的到来,起码需要全人类以明确的和平、发展、生态意识为指导,去排除重重障碍,共同努力营造。

当前的世界,仍然充满了各种矛盾冲突,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在地球上空。刚刚跨入21世纪的门坎,迎接人们的便是美国“9·11”恐怖事件震天动地的爆炸声,造成3000多人死亡,近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,至今尚使许多人惊魂不定。接着又是伊拉克战争。以色列、车臣、非洲等地的局部战争还在继续,恐怖事件、反恐怖斗争此起彼伏。贫与富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仍然在加剧。中国学者张立文先生总结说,21世纪的人类面临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人、人的心灵、各文明之间五大冲突,引发生态、社会、道德、精神、价值五大危机。冲突和战争的根源,除经济因素之外,公认为在于政治、宗教、文化的冲突,有学者认为21世纪最大最根本的冲突是文明或文化的冲突,在当今中东问题的背后,不难看到历史上耶、回二教“圣战”的阴影。

尽管各种矛盾冲突相当尖锐,与以往相比,全球经济文化大融合,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。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,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使地球日益缩小为一个小村庄。经济的全球化、政治文化的多极化,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。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文化全球化,各种文化、各种宗教都得以无限制的流通全球,互相之间的交流和碰撞加剧,在不免有矛盾冲突的同时,也促使其互相学习,改造充实自身。科学与宗教、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,也呈现出整合、融通的趋势。

时代的发展和存在的各种问题,在呼唤着一种能消解各种矛盾冲突,促进全球化、一体化,足以将全人类联结为一体的精神纽带,呼唤着一种没有西方宗教文化对抗性、排他性、隔碍性缺陷,高扬和谐、和平的指导思想。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合一说,为解决

各种矛盾冲突的根本——不同文化及几种文明的冲突,提供了几点启迪。

第一,应承认各种宗教、各种思想文化,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和所对的机宜,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,不应抱文化专制主义的态度惟我独尊,排斥他家。人对文化的需求具有多样性,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文化圆满无缺,能完全满足世人的一切需求。应在友好交流中互补,在互相对话、比较中,在多元互动中促进各自的发展完善。中国历史上,本土儒、道两家都发动过多次排佛事件,儒者直到现今还在辟释老二氏,但即便由皇帝发动的灭佛,也只能奏效于一时,不久后又被复兴。中国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彻底的灭佛事件,是1966年刮起的“文革”风暴,使佛教濒临灭亡的边缘,但过了12年后,拨乱反正,佛教再次恢复,遭遇同样命运的道教也已复兴。中国自1919年“五四运动”以来的“打倒孔家店”,只是批判了儒家思想的封建性,并未能消灭有悠久传统、深厚底蕴的儒家文化,现在又举行祭孔大典,新儒家也再复活。说明儒释道三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强大生命力,故仍然存在提倡三教一家的必要。

第二,各种文化,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才有可能发展自身。被历代统治者尊为正统的儒家,长期以来惟我独尊,导致自家学说的僵化与停滞不前,只有在禅宗、道教的冲击下不自觉地吸收二氏之学,才使儒学重振生机,出现宋明新儒学的辉煌。在现代社会,多元文化的交流、竞争加快,每一家文化所面对的,不仅仅是儒释道三教,还多了基督教、回教、印度教、众多新兴宗教,及多家现代哲学、人文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,等等,只有以开放的胸怀,取他山之玉,学他家之长,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,改革丰富自身,才能与时俱进,在发展中求生存。道教兼容并蓄、不断吸收他家文化的传统,值得提倡。

第三,三教合一的历史告诉世人:各种文化尽管应该大讲和谐,吸收别家长处,但必须发挥自身的特长,保持自家的传统,若失去自家独有的内容和特色,混同于其它,就有失去存在意义的危险。在和会他家文化时,应实事求是,具科学态度,既强调与他家的共同点,也分清与他家的歧异,不宜笼统地混同各家之学,如陈致虚、伍守阳、柳华阳等,学力未足,而勉强和合道佛,被明眼者所诟病。

第四,各种文化在将来会融合为一种文化,诸宗教会融合为一个宗教,是一些人对未来社会的预言,

反映了人们的一种“归一”的心理趋势。这能否成为将来的事实,不好推论。从中国三教合一的历史看,似乎不可能。三教合一的运动进行了一千多年,但直到今天,三教也并未合成一教,只不过其内容有了许多相同、相近之点,关系相当和谐而已。欲图合一三教而创立的新兴宗教的典型如三一教、一贯道,欲图合一儒释道加耶回五教而创立的越南“高台

教”之类,理论水平皆远不及儒释道。即著述不少、不参与政治的“林三教”及其三一教徒裔,从来亦颇被目为邪教,黄宗羲即称他的内丹法为“道家之旁门”,或谓其“颇流入邪说而不自知”。至于其余种种新兴民间宗教,教义率多粗俗浅陋,教制多具封建性,且因其政治抱负,多被判为邪教,遭到取缔,终无成大气候。

注释:

- ①三武,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,一宗指后周世宗。
- ②见于宋陈舜俞著《庐山记》卷一:“流泉自寺下入虎溪。昔远师送客过此,虎辄号鸣,故名焉。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,陆修静亦有道之士,远师尝送此二人,与语道合,不觉过之,因相与大笑。今世传三笑图,盖起于此。”《大正藏》,51册,1028页上栏。
- ③见于清黄宗羲原撰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》第一册,第524页,《濂溪学案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6年12月。
- ④参见《弇州续稿·书陈上阳金丹大要后》,四库全书第1284册,304页。
- ⑤张伯端明佛性之语见《佛祖统纪》卷45,本卷末有张伯端小传,明其丹法传承。作者志磐评述说:学仙之流“如张平叔明佛性,吕洞宾悟禅理,时一见面。今世道流不知学,谓仙为阳魂,释为阴鬼,著此说以误后人,皆不知佛性禅理之过”。(《大正藏》49册,417页下)莲池大师的赞语见于《正讹集》中《性命双修》一文中(《全书》第4078页)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太虚.太虚大师全书[G].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5.
- [2]梁启超.清代学术概论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3]黄宗羲.南雷集[G]//四部丛刊初编.上海:上海书店,1989.
- [4]王重阳.重阳全真集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- [5]甘水仙源录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- [6]丘处机.磻溪集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- [7]刘处玄.仙乐集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- [8]王丹桂.草堂集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- [9]吕洞宾.孚佑上帝三宝心灯[G]//道藏辑要.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1995.
- [10]淄门警训[G]//高楠顺次郎,等.大正藏.台北: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,1990.
- [11]脱脱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12]延寿.万善同归集[G]//高楠顺次郎,等.大正藏.台北: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,1990.
- [13]祿宏.莲池大师全集[M].莆田:福建莆田广化寺印行(内部出版物)。
- [14]刘谧.三教平心论[G]//高楠顺次郎,等.大正藏.台北: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,1990.
- [15]白玉蟾.海琼白真人语录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- [16]性命圭旨全集[M].北京:北京白云观翻印,1989.
- [17]李道纯.中和集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- [18]普度集.庐山莲宗宝鉴[G]//高楠顺次郎,等.大正藏.台北: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,1990.
- [19]楚山绍琦语录[M].成都:成都石经寺印行.
- [20]憨山校.紫柏尊者全集[G]//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.
- [21]张伯端.玉清金笱青华秘文金室内炼丹诀[G]//正统道藏.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77.

[特约编辑:哈 磊]